

槐花落进扁食里

□南京 洪夕林

扁食,是如皋人饭桌上的一道家常美味。每次回乡,总能吃到。馅料顺着时令来,菜地里长着什么,就用什么——青菜、韭菜、芹菜、白菜,逢着哪样鲜嫩便拔哪样,随性但不将就。只是用槐花做馅,若不是友邻相赠,怕是连想都想不到。

四月过半,正是槐花压枝的时节。那天上午,对门的小赵送来一袋槐花,说是刚从朋友家的老槐树上摘的,分一捧给我们尝尝鲜。“错过了,就得再等一年呢!”小赵笑着转身关门。

爱人和豆包一商量,便拿定主意——她下单买猪肉,我出门买扁食皮,女儿负责揀花。盆里的槐花白莹莹的,透着一层微光,花瓣嫩得像能掐出水来。用手一拎,垂下来,像一串串小铃铛。说实话,年过半百了,我从没想过,这等清雅的花儿,竟能拿来包扁食。

后来我才知道,槐花不光好看,更是春日里不可辜负的时馐。它的吃法也多,蒸包子、包饺子、做蒸菜,比起香椿、荠菜这些时令美味,一点儿都不逊色。爱人试着

做两样——槐花包扁食和槐花炒鸡蛋。洗净、焯水、沥干后,打入六枚笨鸡蛋。蛋液落进槐花堆里,“嗞”的一声漫开,金黄裹着玉白,撒少许盐调味,再拌上事先绞好的猪肉末,用筷子搅匀。刹那间,清香与肉香交织着升腾起来,那柔嫩的触感从筷尖传到了心里,馋得口水直往下咽,我险些没忍住下手去拈。

馅料调好,一家三口便围着餐桌坐下来包。爱人最熟练,托一张扁食皮在手心,挑一筷子馅放正中,横向对折、左右抄拢、交叉压合,轻轻捏紧、整理定形,眨眼间一只饱满的“双臂”状扁食就端端正正立在蒸笼上,一圈圈码得规整。

女儿头一回上手,学着她妈妈的样子,把皮摊在掌上,小心翼翼地舀馅,捏口时用力猛了些,馅从边缝挤了出来,弄得满手黏糊糊的。她急得连忙求助:“老妈!快帮我!”爱人笑着凑过去,手把手带着她收口,一边教一边念叨:“馅量要适中,太多包不住,太少肚空空;边要捏实,合拢时可蘸点水,这样下锅煮不容易散掉……”女儿照葫芦画瓢包了几个,进步很快,虽说胖瘦不一,倒是一个比一个耐看。

铁骨

□连云港 王梦灵

老街拐角处有一家白铁皮作坊,一年到头都能闻到焊锡味、听到敲打铁皮发出的“叮当”声。作坊的主人是一位稍微驼背的老头,姓张,人称老张。他白天修补铁皮物件,晚上就睡在作坊里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男孩子最感兴趣的的游戏是“竹节人”大战——把毛笔杆锯成小段作为躯干和四肢,用老人纳鞋底

的粗棉线穿起来。把两条线头穿进课桌或水泥台的缝隙中,在下面用力拉紧又放松,桌子上的竹节人就会挺直腰板、挥舞着双臂相互打斗,把对方打倒,或者将对方推出缝隙。

我也有一个竹节人,是我用铅笔刀一点一点削出来的,取名叫“红大侠”,其实很粗糙也很出色,竹节边缘被我拿铅笔刀啃得千疮百孔。为了让它看上去更神气一些,在它的胸部最粗的一段竹节上,我用红墨水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“侠”字,还用一根铁片绑在两条竹节手上当成大刀。靠着威武的“红大侠”,我赢过好多小伙伴的玻璃弹珠和糖纸。

那天下午,街口的水泥台子边已经围了一圈男孩子,正要进行一场“大战”。对方是用毛竹根雕成的“大将军”,我从帆布挎包里掏出我的“红大侠”,低头一看,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竹节人散了。

大概是在前一天塞进包里被笔盒压

到,串连骨架的线断成了两截。

我呆呆地站着,眼眶发热。

“哭啥呢,不就是个小玩意,拿来!”

街角的老张突然说了一句,我赶紧把散架的竹节递给他。老张接过看了看,抽开他的木抽屉,里面都是些边角料:旧螺母、生锈的垫片、废弃的电线头。他在里面摸索着,找出一根细铁丝。

弄堂外面蝉鸣声此起彼伏,作坊门口铁皮招牌被风吹得哗哗作响,我听到街口传来小伙伴的欢叫声,急得跺脚。老张仍然不紧不慢用粗糙的手指夹着铁丝穿起竹节,在狭窄的孔洞里转弯,最后用烙铁蘸着松香,把铁片焊到竹节人手上。“行了!”老张把竹节人交给我,又拿起小铁锤开始锤打铁皮。

新生的“红大侠”战无不胜、所向披靡。傍晚,我跑过铁皮作坊时举着赢来的纸牌喊:“张爷爷,我的红大侠胜利了!”

“晓得啦,男子汉不兴动不动掉眼泪,丢人!”

老张头都没抬回应着,可我感觉他笑了。

多年后,老街历经多次改造成了商业街,老张的小作坊早已不复存在。我却常常在某个黄昏路过作坊时,耳边回荡起铁皮招牌在风里哗啦啦地响,铜丝穿过竹节的啞啞声和他说的话:“男子汉不兴动不动掉眼泪。”

“直升机,有桨;大飞机,没有”,这份细致,是旅途赠予他的细碎成长。

这一路上,我们在鲁迅故居读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;在王羲之的墨池边比画横竖撇捺;在钟祥黄仙洞里,他从胆怯慢慢变得大胆从容;回到祖籍地武汉,他坐在街边小板凳上挑着热干面,突然开口说“有味”……他还随口把夕阳比作大饼,把流云叫成鼻涕,童言无忌,都是最纯粹的生命体验。

这些画面他日后定然不会记得,却在悄悄滋养他的心性。多年以后,翻看照片,打开课本,或是日常闲谈的某个瞬间,这场旅途埋下的种子或许就会悄然发芽。那些见识过的山海、积攒下的勇气,会在不经意间,照亮他往后的人生。

人生重在体验,记忆如同吹过的海风,不必强行挽留。认真感受当下、珍惜眼前,就是最好的旅程。

我脱掉外套,洗过手,也试着包了起来。或许是好长时间没包过,起初老是露馅,被女儿取笑:“爸爸包的扁食,肚子都撑破了。”爱人下了命令:“自己包的自己吃呀!”三个人互相打趣,那夹着槐花清香的谈笑声,把正午的时光搅拌得温暖如初。

等到槐花扁食出了锅,我和女儿竟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机——谁都没舍得先动筷子。头一回呢,得记下来发个圈。我配了句:“莫道珍馐皆外物,一羹一饭气自华。”发出去没多久,“扁食”“槐花饺”“吃独食呀”……留言、评论就涌了上来,还有各式各样的表情包,点击量噌噌过百。

这份突然撞进日子里的幸福,是全家齐上阵一起“干”出来的。槐花扁食,从没想过会遇见,更没尝过它的味道。如今,却在一番劳碌之后热气腾腾地摆在眼前——来得突然,却格外踏实。而那天一家人围坐、满手面粉的笑闹,比槐花馅的清香更久地留在记忆里。

原来家常至味,不只是把春日的清甜包进面皮,更在于趁着花信正好,把那些容易被岁月带走的时刻,亲手捏成一只只饱满的、能回味的“元宝”。

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纸浆香

□山东济南 代兆明

小时候,我最盼望的就是父亲下班。

傍晚,他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回来,车把上挂了一个帆布袋。远远看见他骑车拐进村口,我就迎了上去。父亲把车停稳,故意摇摇头说:“今天没有。”看我一脸失望,又笑着说:“自己摸摸看。”我半信半疑地把手伸进帆布袋,指尖刚碰到书的棱角,一下子就把它掏了出来。

父亲带回来的是一些旧书。《西游记》没了封面,并不妨碍我跟着孙悟空腾云驾雾;《封神演义》缺了几页,姜子牙后来如何封神,全靠自己想象。书虽然残缺不全,可书里面的故事依然精彩。

我一直以为,那些书是父亲从镇上买回来的。直到一个暑假,父亲带我去参观他的单位——造纸厂。厂房里,旧杂志、小人书,还有成捆的旧报纸,堆成一座座小山。机器轰隆隆响着,空气里飘着细碎的纸灰。父亲拿着铁钩,在废纸堆里一下一下翻找,忽然挑出一本《封神演义》。他拍掉封面上的灰尘,随手翻了翻,觉得还能看,便轻轻放进一旁的纸箱里。我问:“爸,这不是废纸吗?”他笑了一下:“还能看的東西,打成纸浆可惜了。”

这些书籍很快在村里的小伙伴们中流行起来。朋友们今天借一本,明天再借另一本。有一次,《西游记》被借出去好几天都没有归还,我跑到借书人家,在床底下把它翻了出来,可书的封底裂开了一道大口子。我捧着书往家走,一路上心疼得一句话也不想说。到家递给父亲,他从抽屉翻出一卷透明胶,撕一段,把裂口对齐,一点一点黏好,又用手掌来回压平。

去年回国休假,我给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买了一套小人书。他从下午看到天黑,手指轻轻滑过文字,神情十分专注。

父亲的手,一辈子没写过多少字,却把那些从纸浆里救出来的故事,一本一本递到了我的手里。现在每当我给孩子们送书时,都会不自觉地把手在衣服上蹭一蹭,就像当年父亲拍去书上的灰尘那样。

老夫老妻的小浪漫

□泰州 陆明泉

我和妻子结婚多年,日子平淡安稳,却也总爱在寻常烟火里制造一些小小的浪漫与甜蜜。

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,我拉着妻子的手说:“走,上街,给你买条铂金项链。”妻子又惊又喜,眉眼弯弯地看着我,故作夸张地说:“不得了,也懂得浪漫啦!”

我望着她,语气认真:“这两年铂金流行,咱们结婚十年,也该添件首饰留个纪念。”那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妻子心里舍不得花钱,眼里却满是暖意,最后只好“遵命笑纳”。那条不算贵重的项链,成了我们十年相伴的温柔印记。

前几年,妻子涉足餐饮行业。人行之前,她觉得这行热闹鲜活,但身入其中,方知辛苦。起早带晚,成了她的生活常态。邻居张奶奶总说:“晚上十一点多钟,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,就知道你家夫人回来了。”看着妻子每天疲惫的模样,我满是心疼,却又帮不上忙,便想着要用自己的方式,给她一份温暖的惊喜。

那年七夕前夕,我有意神秘地对她说:“我要给你一个特别的祝福。”

她撇了撇嘴,装作毫不在意:“都多大岁数啦,还过什么情人节呀。”却又忍不住好奇追问:“到底是什么呀?”“暂时保密。”我笑着卖了个关子。

为了让这份心意更有仪式感,我特意守在零点整,准时给妻子发了一个“1314”的红包,想象着第二天她收到红包时的惊喜回应。

第二天,妻子上班,我去上班。上午,我还不时盯着手机,留意着她的消息,可“微信转账”一直没被接收。我几次想提醒,又觉得刻意为之会失去设计好的浪漫,便耐着性子继续等待。谁知,这么一等,就把这事给忘了。

直到看到微信转账被退回的提醒,我才猛然想起这事。妻子或许被店里繁杂事务缠身,无暇顾及;又或是被杂多信息覆盖,错过了领取时间。晚上到家,我笑着把这事说给她听,她半真半假地对我说:“那你重发呀!”

我故意逗她:“我已经发过了,你嫌少不要,那就算了呗。”

“就是嫌少,”妻子顺着我的话说,“重发,多发一点!”

听到“多发一点”的一刹那,我脑中似有灵光闪现,一个调皮的主意瞬间冒了出来。我佯装无奈地叹气:“真是赖皮,好吧,重发,多发‘一点’!”

妻子满心期待地点开红包,看清金额的那一刻,先是瞪圆了眼睛嗔怪地看着我,随即忍不住笑出声:“叫你多发一点,你就多发了个小数点啊!不行不行,我可亏大了!”

老夫老妻之间,适时制造一些小浪漫,彼此送个礼物、发个红包,绝非毫无意义的“左口袋进右口袋”,而是增进夫妻感情的黏合剂,也是促进家庭和谐的润滑油。这样的小浪漫、小玩笑,为柴米油盐添几分意趣,给寻常婚姻增几许甜蜜。它们,就这么悄悄温暖着烟火相伴的岁月人生。

今年的“七夕”又快到了,到时,我给她准备怎样的惊喜呢?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